

主编 王一川 张同道 策划 戴定南

20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大师文库

重重迷雾遮挡了文学的真实面目，在世纪的尽头，我们以纯文学的标准重新审视百年风云，洞穿历史真相，力排众议重论大师，再定座次，为21世纪中国文学提供一个纯洁的榜样。

戏剧卷主编 丁涛

上



主编 王一川 张同道 策划 戴定南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大师文库

重重迷雾遮挡了文学的真实面目，在世纪的尽头，我们以纯文学的标准重新审视百年风云，洞穿历史真相，力排众议重论大师，再定座次，为21世纪中国文学提供一个纯洁的榜样。

戏剧卷主编 丁涛

下



20

0

20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大师文库

大师是一个时代的总结

与另一个时代的预言

大师与大师的相继

犹如连绵的山峰

构筑了人类文明的主脉

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将代表这个世纪

与另外的

国度和世纪会见

上

戏剧卷

20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大师文库

戏剧卷

大师是一个时代的总结

与另一个时代的预言

大师与大师的相继

犹如连绵的山峰

构筑了人类文明的主脉

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将代表这个世纪

与另外的

国度和世纪会见

下

(琼)新登字 03 号

1212 3/2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
戏剧卷

主 编: 丁 涛

责任编辑: 杨 钩

特邀编辑: 王志新 赵志强

*

海南出版社出版

各地新华书店经 销

北京密云胶印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8 字数: 600 千字

印数: 1—3000 册 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7—80590—061—2/I·8

全套定价: 128.00

本卷(上下册)定价: 32.00 元

世纪的跨越

——重新审视 20 世纪中国文学

物质克服思想，齿轮统治心灵，文明的马车奄奄一息。20世纪中国文学跌跌撞撞，以最后的迷乱，叩敲了21世纪的大门。现在，我们站在世纪的尽头，蓦然回首，在中西文化的辉煌景幕上，穿越历史的误区与人工的偏见，悚然惊醒：20世纪中国文学已经是总结的时候了，还文学以文本，还历史以公正——我们没有权利把旧世纪的紊乱与偏见带进新世纪。

20世纪是中国文学毁灭与新生的创世纪。曾经灿烂的古典文学堕落于19世纪的腐糜与僵化，西方文学伴随着启蒙烈焰迅猛而至。20世纪中国文学一开始就挣扎于中西文化的鸿洞之中，焦灼的书写取代了平平仄仄的古典吟咏。面对危机深重的古典文学传统，它既要挣脱又要承继；面对伟大而陌生的西方文学语言，它既要借鉴，又要扬弃，由此寻求自身的独立美学品格，这是一次空前的大决断与大挑战。然而，中国文学家领受了这场考验，并在挑战中以创世纪的豪情，建立了20世纪中国文学话语系统和独立美学品格，形成了新的文学传

1997.2.11/0

统，虽然它在某些地区和时段出现了无耻的退化，但其整体呈现的向上劲势和大师风范依旧那么激动人心。

20世纪中国历经了从政治结构、经济组织到文化价值体系的全方位革命性震荡，文学常常成为各种力量纠结争夺的对象。于是，关于文学的评判也来自于各种不同的势力与向度：政治的、战争的、民族的、哲学的乃至病学研究，而最易为人忽略的是从审美标准看文学。误解与偏见掩盖了文学的本来面目。与此同时，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重要特征之一，政治对文学的干预也导致了非文学因素对文学评判系统的歪曲或颠覆，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20世纪文学史只剩下鲁迅一人，样板戏八部，甚至以“鲁”划线，凡鲁迅反对过的全部批判，口号和标语充斥于文学史冗长的篇什。而一大批专心致力于文学事业的杰出作家与诗人，如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穆旦、冯至等长期尘封于文学史之外。政治势力之外，以高雅衡估文学的惯性偏见也导致了一些杰出作家至今仍徘徊于文学史之外，而他们却以富有创造性的作品为20世纪中国文学增添了新的风景，拥有数量庞大的读者群，如金庸的武侠小说。即使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习惯分期上，也可以洞见文学所遭受的骚扰，一部完整的、连续发展的文学史被政治事件无端的切割为现代与当代两个非科学概念。正是鉴于上述原因，我们决

定编选一套从审美标准评析文学的丛书：《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澄清文学史的真面目，为大师重新定位。

大师是一个时代的总结与另一个时代的预言，大师与大师的相继犹如连绵的山峰，构筑了人类文明的主脉。从历时性看来，20世纪中国远未诞生李白、杜甫、曹雪芹式的古典文学大师；从共时性看来，20世纪中国也没有可与托尔斯泰、乔伊斯和艾略特比肩的现代文学大师。然而，这种比较是不公平的，因为20世纪中国独特的文化语境孕育了20世纪中国独特的文学大师，他们植足于艰难的现实与文化危机，借鉴中西文学的优秀成果，以经典性作品为20世纪中国文学传统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创造性贡献。同时，他们的作品构成了20世纪世界文学总格局的一支，推进了世界现代文学的发展，无论从历时的观念还是从共时的角度，他们都无愧于大师这一神圣的称号。

谁是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现有的文学史已经为他们排定了座次，然而，这是一种非文学的序列排定。现在，我们决定用审美标准重新阐释文学史，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广阔背景上排定大师序列。我们选择的标准是作品的审美价值及文学影响，即一部作品向读者提供了什么样的审美体验、享受和升华，而不是它获取了政治

宣传册、经济学例证之类的辉耀与成功。关于大师级的文本确认，我们认为至少它应具备下述四种品质。

首先，语言上的独特创造。作为以现代汉语为基本写作工具的作者，他应当在现代汉语的创造性运用上作出了与众不同的贡献。

其次，文体上的卓越建树。这里的文体是广义上的，主要指文本的形式因素，包括(1)体裁，如小说、诗、散文和戏剧等；(2)叙事，如叙述内容、叙述话语和叙述动作等；(3)抒情，如抒情内容、抒情方式或情感形式等；(4)风格，即作品的文本个性相融合而形成的独特风貌，等等。那些在上述文体的创造上作出各自的卓越建树的人，才可能称为大师。

再次，表现上的杰出成就。一位大师不仅应在语言和文体方面作出独特建树，而且，尤其重要的是，应当使这种建树服从于表现深广而独特的精神含蕴。精神含蕴，或称人文内涵，通常包括如下方面：(1)人生体验，即对自然、社会、自我或终极本体的深沉、活跃而难以言说的瞬间性直觉；(2)历史意识，即关于人生变化的更根本而实在的缘由的深入思考；(3)人伦关怀，即对于现实社会道德信仰、危机及其重建等问题的悉心关切；(4)理性洞悉，即在具体人生问题上所体现的独特的理性洞察力。大师，正是那种在精神含蕴的表现上作出杰出成就

的人。

最后,如果可能的话,形而上意味的独特建构。形而上意味指具体文本所呈现出来的仿佛难以言说又有无限生成可能性的意义或价值,如通常所谓“意在言外”而可以“延留”的美、崇高、悲剧、喜剧、荒诞等。真正的大师之作,应当向读者或多或少地提供这种可以让想象无限畅游的形而上空间。

以这样的尺度去衡量,不少曾喧赫一时的人物便失去了入选资格。他们之中不少人曾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发生过异常大的影响,如胡适,这位新文学的开山之祖,新诗与话剧的第一位作者,现代短篇小说的理论倡导人与首批翻译者,以他的影响应该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大师,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大师级的文本,正如他自己所说:“但开风气不为师”,除了史的敬意之外,我们只有表示抱歉。再有叶圣陶,这位在新文学的各个方面都作出非凡贡献的人,却没有大师级的文本,我们也只有割爱。也有一些人当时声名远播,事后风流云散,早已为时间洗掉,如张资平、章衣萍等畅销作家,虽然曾经有很大影响,也不具备入选的资格。自然,这类人物落选并不遗憾,即使不单纯从文本衡量,他们依旧不具备资格。至于那些仅仅因为政治缘故而不是文本价值被拔高的人,自然在淘汰之列。

《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是20世纪以文本排定作家座次的首次尝试，企图以经典文本总结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业绩，澄清被非文学迷雾掩饰的文学历史，并以其大师风范为21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一种纯洁的榜样与繁富的启悟，引导中国文学升向新的辉煌。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各种选本早已汗牛充栋，然而，只有到世纪末的今天，才有可能清除非文学的干扰与学术偏见，做出全面而公允的评价，《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正是这种努力的呈现。

文库首批书目以文学体裁为单元分为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四种，上下册约60万字，共240万字。每种体裁以20世纪为单位，遴选包括港台地区在内的10位左右的中国文学大师（如不足则宁缺勿滥），将他们堪称典范的作品选入文库。

选编这样的文库是一种大胆的尝试，疏漏与缺憾在所难免，对此，我们期待公正的回响。

世纪之交

编选此卷戏剧作品集，实出于世纪之交的历史抉择。

每当一个新的文化时代，或新的文学时代的开端，都要从既往的遗存，即传统中，选取某一种类型的传统，确立为权威性的范本、楷模，并以此为基质、为尺度，来创建自己时代的新文化或新文学。这种所谓的“复古”现象，在世界各民族的历史上是普遍存在着的。面对传统，他们既不盲目地一概排斥，也不盲目地全盘接受，而是自觉地，以明确的标准来取舍，即选取那些最具人文色彩，人道精神，人性最丰富、最完美的文化类型。在取舍的态度上，表现出高瞻的历史眼光，非凡的气度，博大的襟怀。如春秋时期的孔子，面对两种性质相左的传统，他毅然决然地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假如自己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远逊于他人，那么，舍己从他亦在所不惜，势在必行，如近代伟大的人文主义时代，作为古罗马人后裔的意大利民族，他们的目光越过中世纪，越过古罗马，将手中的绣球抛向古希腊的文明。再譬如，俄国近代文化的一代旗手别林斯基，坚定地引导同胞们弃绝当时风行于俄国境内的法国传统，掉转航向，沿着莎

士比亚、歌德等人开创的航道，以他们为大宗师，来建构真正的俄罗斯民族的文学艺术。

我们不是预言家，无法准确地预料下一个世纪的中国将会怎样，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对二十一世纪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二十世纪。未来究竟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由二十世纪这一接力棒传递下去的究竟为何。因而，为了未来戏剧在新一水准上的再度辉煌，应当从现当代戏剧作品中，挑选出那些显示着未来方向的，充溢着本原生命活力的佳作，确立为范本、楷模。总之，我们是出自对传统的反思，出自继承什么，怎样继承的思考，从而决定编选出版此戏剧作品选本。

中国的整个二十世纪，都处于不断的变革之中。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二十世纪之所以非凡而重大，不在于它实际的建树与成就如何，而在于它打破并结束了民族千年之久的封闭、凝滞不前的状态。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艺术，无不打下这一特点的深深印痕，其中，话剧尤显突出，连她的出现，都仰赖于社会变革的结果。话剧，这门区别于传统戏曲的艺术种类，完全是舶来品，她是伴随着本世纪初的那场新文化运动的爆发，由西方移植而来。

二十世纪的中国戏剧，为后代留下了数量惊人的作品。从本世纪的第一个剧本，胡适先生写的《终身大事》算来，70多年间，共涌现出过600多位剧作家，创作出过以千计数的剧目（当今的不算在内）。不消说，人数如

此之众，作品如此之丰，足以令世人瞠目。即便是在“戏剧危机”呼声四起的今日，举国上下，仍然拥有千名左右的专职编剧，以及年产百部以上剧目的运作规模。以此观之，二十世纪的中国，俨然一个“戏剧大国”。但是，若以“美学和历史的观点”（马克思语）来审视时，却发现，只有一位剧作家的作品中的几部，堪称还经受得住检验。固然，这“美学与历史”的标尺确属最高，实在也没几人能够达到。令人震惊的是，当我们降低尺度，以一部作品中艺术因素比非艺术因素所占比重大一些为标准，却发现，符合这一标准的作品仍然少得可怜。不客气地说，泛滥于二十世纪中国剧坛的，都是些非艺术品。

可以得到合理解释的是，置身于政治大革命的时代洪流，面对丧权辱国，外侵内扰的严峻现实，旦凡有良知的文学艺术家，怎能做壁上观？怎能不拿起文艺做投枪，做匕首？自觉地为民众服务，为政治服务，为革命战争，为民族解放而摇旗呐喊？这是一代文学艺术家责无旁贷的自觉选择。其中，尤以戏剧为最。由于戏剧艺术特有的剧场性、直观性、口语化的对白等，相对于其它艺术门类，她更利于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20世纪戏剧艺术惊人地与社会政治变化同步，戏剧高潮迭起的运动，只不过是社会变革在戏剧界的投影与回声。

但是，为革命，为社会而牺牲艺术的独立品格，阉割审美精神，这可不是一句“以革命的名义”就能解释得了的现象。曹禺早就被公认为一代戏剧文学大师，从他的

处女作《雷雨》一问世，便确立了他在 20 世纪戏剧界的头把金交椅的地位。令人费解的是，就在曹禺得到普遍赞誉的同时，却又时时受到各方的责难，尤其是来自于革命战斗传统的。人们承认曹禺的作品为上乘之作，可又怀疑他的创作方向；承认他为大师，可他却从未成为剧坛彪炳的范本、楷模。就连曹禺本人，也曾怀抱深深的负疚感，愧怍于自己作品所欠缺的社会精神与战斗精神。为此，他曾多次根据政治的要求改动自己的成名作，曾多次竭力创作应时应事的作品。《雷雨》因而有几个不同的版本，此卷所收乃保留了初始之貌的版本。本卷此番选收了田汉早期创作的两个独幕剧，而这两个独幕剧连同其它早期作品，首先遭到的，是剧作家田汉的彻底批判，他认为，自己早期的创作是“走入歧途”，“表示青春期的感伤，小资产阶级青年的彷徨与留恋。”切切注意，田汉所否弃的，绝不是微枝末节的某种创作手法、原则，而是整体方向性的改道。若想探究个中原委，实非此短序所能承担，在此，只指出一点，20 世纪的中国戏剧中，最欠缺的，就是审美精神。审美精神非但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反而被视为异己之物而遭敌视，这在世界各民族的文学史中，都是绝无仅有的、骇人听闻的。然而，最最令人不安的，至今大多数人对此仍然麻木不仁，还在以极严肃的心态，制作着没有审美精神的庸品，大有继续泛滥于二十一世纪之势。

跨在世纪交替轮带上的我们，大声疾呼审美精神的

复归。诚然，这是理论的工作，但是，这又是理论所不可能独立完成的。因为，审美精神蕴蓄在人性的深邃之处，只有在那极丰富复杂而又微妙的境界中，才能体现出审美精神，才能触摸到审美精神，感受到审美精神。而这，只能由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美文学来承担。

本卷集仅收入十篇剧目，八位剧作家，其中的一篇剧目为集体创作。固然，囿于篇幅，原本打算入选的一些作品被撤掉了，这些作品虽比不上曹禺、夏衍等人，但与本卷所收的其它作品相比，还是不分轩轾高下的。但是，若就选家的意图而言，虽说“割爱”，还算不上“忍痛”。在现当代已然可以盖棺论定的剧作家当中，真正能够担当得起“大师”一词的，只有曹禺先生一人。但一个人的几部作品，又支撑不住“文库”，于是，再等而下之地挑选若干相比而言最优秀的作品，一并放在“大师文库”之中。

应该承认，就培养审美感受力，孕育天才的心灵而言，此卷本似嫌火力不够，功力欠佳，因为除去为数有限的上乘之作外，其它的作品尚属孱弱。但是，就其引导中国戏剧改道而行，重返源头活水而论，还是完全可以胜任的。总而言之，中国戏剧的发轫，原本就是从浩瀚奥渺的世界艺术的洪流中涌出，只不过在流经社会生活所提供的狭窄浅近的河床时，艺术至深的本性被阻断了。狭流涓水孕育不出天才，以及天才的作品。曹禺就是在世界文学的沃土上被哺育出的一颗民族诗魂。

中国戏剧唯有改道，奔向源头，重新寻找并汇入那